

干妈的浇头面

叶 青

我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，幼儿时三天两头发高烧，不到两周岁，就做了骨髓穿刺。虽然病理结果排除了各种疾患，但外祖母着急了，她一生生养过多胎，只有我妈一个活下来，看我身体虚弱的样子，外祖母决定给我认干亲。

旧时我的乡人有这样的习俗，小孩出生后不容易带，被认为身弱，风行认干亲。说是有护荫生扶，会变得健康易养，通常找人丁兴旺的家庭。

我认了我妈的堂姐为干妈。干妈的六个儿子都带有“辉”字，不识字的干妈给我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李辉静，跟干爹的姓，顺哥们的“辉”，一个“静”字大致希望我往后日子风平浪静，无灾无难。自此每年正月初二去干妈家拜年，三岁开

住六楼，有天忽然发现，油烟机抽出去的烟，好像被堵住了，原地打转、徘徊，就是不往外排。邻居听了哈哈一笑，说也碰到过，肯定是烟道里有鸟窝了，不信你拆下来，检查管道看看。

于是请来工人师傅，把机器拿下，拔出波纹管，检查墙壁的水泥通道端。用铁丝钩子，通过吊厨孔，一点点勾，一点点掏：干枯的草茎、碎树叶、细树枝、植物的绒毛……工人一点点地掏阻碍物，我心里却一直在向逃走的鸟儿打招呼，说声对不起，把你们精心装修的窝给破坏了，当然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鸟。小区绿化很好，各种各样鸟不少。好几次，阳台外的晾衣架上，有偶尔落脚的白头翁、斑鸠、杜鹃、大山雀、麻雀……朝我打量、窥探——你们中的哪一位，竟爬进了我家的烟道啊？烟道的出口有个向下的垂直口子，你们是怎么通过这个曲折处飞进来的呢？而且数不清地一根一根衔来精心选择的材料，搭起温馨的小窝？工人把烟道疏通了，我请他系上安全带，探出窗外，在烟道口装上一个网格。

到厅里坐下喝茶，感觉此时的心情，应该和昆虫学家法布尔童年时候某次遭遇的心情差不多。小法布尔一次上山去玩，忽然在石片下发现了一个鸟窝，窝里有六只鸟蛋，“互相挤在一起，看着那么可爱。鸟蛋颜色特别蓝，如同在青天的蓝颜色中浸染过一般。”他就小心地拿了一只，还抓了把干苔藓，把蛋包起来。走着走着，忽然遇到一位村里的长者。温和的长者得知小法布尔手里捂着一枚鸟蛋时，恳切地说道：“我的小朋友，你可不能这么做。你不能把一只小鸟从它的母亲身旁夺走。你要尊重一个无辜的家庭……它们是田野的快乐，它们能清除地里的害虫。如果你想做个乖孩子，就别再去碰那个鸟窝。”小法布尔把鸟蛋放了回去。一路走到家，感到自己童心的荒地里，已着实播进了何为人的种子。

我很遗憾一位1700多年前的官员——他当然来不及读到法布尔的书和故事，所以做出有失身份的举动。西晋太尉王衍举荐自己的弟弟王澄为荊州刺史。王澄赴任，不到尉府辞行。名流达官冠冕云聚，一起出来相送。不料王澄见到庭院里有棵大树，上有鹊巢，竟脱下外衣和头巾，爬树取鹊子。汗衫被树枝挂住，干脆也脱了。光着半身下树后，把玩鹊蛋，旁若无人。当时风气，竟把如此荒诞的举动，谓之“达”。后人评曰：“晋代风流，概可知矣。舍方伯之威仪，作驱鸟之儿戏……晋之不竟，亦可识矣。”

其实爬树掏鸟巢，纯是顽童调皮。我儿时住在浦东，读小学，下午轮流到各家做作业。当时有的人家很清贫，比如“辣椒”家。下饭，常常就是一盘腌辣椒。满满一碗米饭横几根红绿辣椒。但“辣椒”长得很结实，是孩子王。他家门外有棵老桂树，树皮被我们爬得滑溜泛光，上面有个鸟窝，我们谁都不敢去触动它，因为“辣椒”的爸爸爱鸟。“辣椒”爸是老湖南，在街头摆香烟摊。老湖南学问很大，柜子里有很多线装书。有一次我们作业做晚了，老桂树上有盘旋的鸟儿回窝。“辣椒”爸正好提着卖烟凳子进门，遂缓缓念叨：

“羨寒鸦，到著黄昏后，一点点，归杨柳。”

四十 年 不 变 。从六个儿子绕膝待哺到各自成家立业，日子从艰辛到宽裕，都是一样的浇头。

干妈住的地方叫忬仔，特别偏僻。三间面破旧小石屋，与宗亲合住，各一间半，坐落在海拔一百多米的凹形小山丘上，往东就是濒临东海湾的悬崖峭壁。有一条两米宽的石阶通向山岭头，两侧是依地势而建的石头屋，层层叠叠，居住着本地居民。

长大后独自去干妈家拜年是一件十分开心的事。当我一踏上石阶，蹲在井边洗洗涮涮的左邻右舍就与我打招呼：素兰的契婆团儿（干女儿的闽南语）来拜年了，又站起来打开嗓门对着后一排石屋井边的主妇再喊一遍。素兰是我干妈的名字，可见她人缘特别好。这一句招呼像是今天朋友圈文本，台阶两侧邻里纷纷往上转发，在没有现代通信设备的年代，干妈在我走在石阶上就已收到“朋友圈”的信息。她跑着小步，微胖的身体紧跟双手的节奏，双颊的苹果肌像沾染两抹高原红，随着小跑节奏上下颤动。每次我登上岭头，她也片刻不差到了，接我手中的“手巾包头”，双眼眯成两弯月，慈祥可亲的样子极像电视剧《人世间》里萨日娜扮演的秉义妈。

干爹是渔民，也是红旗渔业大队舞鱼龙灯的高手，每年初二上午坐在屋檐下整理鱼龙灯，也似乎在等我。轻轻咕啾一声“来了”，就停下手中活起身往灶沟间帮忙，几个未成家的哥哥在一丛鸡冠花边上破甘蔗（一种吃甘蔗游戏），他们只对我嘿嘿地笑笑。

干妈的浇头面是用山东粉，也就是现在有名的龙口粉做的，那时的龙口粉是稀罕物，都是托人买来的。“浇头”那可不是琳琅满目一词形容得了：有

我还在读小学三年级时，着迷于《西游记》小人书和杏花楼月饼盒图案上的飞天神话故事。夏夜爬到邻居家老虎窗顶上乘风凉，和发小一起啃着黄金瓜，傻傻地数星星，念叨天上什么时候有中国卫星。

1970年4月24日夜，19岁的我在重庆邮电学院的草坪上席地而坐，遥望漆黑星空，等待中国首颗人造卫星飞临祖国大西南上空。那年我当兵一年刚出头，连队驻扎在这个山坳里的大学执行军训任务。突然夜空中有个亮点在移动，有人叫了一声“卫星来啦”，值日的二排长一声吼，“一二三，掌声响起来！”一排长当过高炮兵，凭经验观察这是夜航班机，说卫星没有这么大的光点。过了一会，连队的半导体收音机传出了《东方红》乐曲声，卫星终于来了。连队敲锣打鼓上街游行，山城南岸的老百姓也兴高采烈。我提着糰糊桶，配合文书张贴号外。这一夜开心得直到凌晨两点才入睡，一生难忘。

当年主管“两弹一星”工作的聂荣臻元帅故乡是四川江津，巧的是我们部队的师部也在江津。千里野营拉练我到过西昌两次，那是部队老前辈长征经过的地方。我们后代拉练是磨砺革命意志和践行领袖倡

鱼胶、鱼皮馄饨、鱼饼、猪肝、猪肚、肚肺、九节虾、蛭子肉、蛤蜊、黄花草、香菇等等。这么多浇头一个点心碗怎么盛得下呢？家乡有一种大汤碗叫“水碗”，干妈每年在水碗上垒塔，再在塔尖上披一层金黄的煎蛋。任宠爱在大水碗里泛滥。

单说鱼胶，是干爹从黄鱼肚剖出来，一条条贴在门板上晾干收拾好，存到年底用菜籽油炸松，待我拜年时吃的，后来黄鱼少见，又攒起鳊鱼胶，用作浇头后剩下让我带走，现在市面上好几千元一斤也难买到。再说猪下水猪肺，因为我小时候常发烧伴咳嗽，家人认为肺气薄弱，吃动物内脏可对应补人的脏器，以致我好上这一口，喜欢它酥软味腴，和咀嚼软骨时脆生生的嘎嘎响。带六个儿子生活粗糙的干妈，却会最精细的猪肺清洗

陆游为书斋取过二十几个名字，“老学庵”是他晚年蛰居故乡山阴时的书斋。“老而好学如秉烛夜行”，他的晚年基本烛夜行，”而被摸的“大叔”，依然很享受地趴在那里，你摸你的，我看我的，互不打扰，他掖在帽檐下的大眼依然惬意地看着街上人来人往。

幽 默 就 在 拐 角 处

有人说，他是斯洛伐克最辛苦的男人，不分昼夜趴在窰井口，守望梦想；有人说，虽然他干着城市里最苦最累的活儿，但他却不放弃，面带微笑，热爱生活；也有人说，他是在工作间隙，趴在那儿偷看来往的美丽姑娘……这座雕塑是维克多·胡里克1997年塑的，才20多年，但已成为世界级“网红”，你看他凸起部分油亮亮的样子就知道了：太阳一照，反光，他的“灵气”就开始“汩汩”地往外冒，闪着金光，有点儿晃眼。

我静静地瞅着他：矮矮的个儿，宽宽的身板儿，他的工作服肯定是脏兮兮的，

海战友谢妙昌在红军营当兵，对我说他们营的一发122口径榴炮弹价值120元，可以买一块上海牌手表了。我说与长征火箭相比这个价值就天差地别啦。我国造火箭和卫星，靠的是人有志气也有智慧，更有亿万人民节俭缩食、希望祖国强大的爱国精神，才有一颗颗卫星上了天。

军旅10年，我带着卫星情结复员回到了上海。每次看长征火箭带着卫星升空直播倍感兴奋。2019年“中星6C”半夜零点零八分在西昌发射，我等候在电视机前，目睹长征火箭成功发射第300次的历史里程碑到来。记得1980年，我从部队回来的第一年，在市中心一家咖啡

馆看中国发射首枚洲际导弹，准确落在预定区域溅起140多米高的巨浪。我将满杯咖啡一饮而尽以示庆祝。2011年我退休了，第二年要开“十八大”，家里的彩电用了很多年，屏幕也小了点，走进新时代要看大彩电，我买了一台60英寸和一台55英寸的彩电分别挂在客厅和主卧室里。每逢直播长征火箭飞向星空的大片时，我都特意把音量开到最大，与酒泉、太原、西昌、海南的卫星发射中心同频共振，隆隆巨响震耳欲聋，模拟的现场感让人陶醉。手机备忘录记下了去年长征火箭成功发射55次，名列世界第一。而10年来各种卫星的风采真是令人称奇。北斗导航卫星组网成功，“悟空”和“嫦娥”一步登天，天问一号跑到火星上去了，一箭发射22星长征火箭创下新纪录，中国天宫课堂为美国开设了“分校”，今年神舟十三号顺利回家，神舟十四号接替升空，神舟十五号待命飞苍穹，中国空间站开启了长期有人驻留时代。

古代神话变成了当今神奇，看火箭发射卫星升空，越看自豪感越强。“中国星”满天，我感慨万千！

“中国火箭”半世情

王妙瑞

海战友谢妙昌在红军营当兵，对我说他们营的一发122口径榴炮弹价值120元，可以买一块上海牌手表了。我说与长征火箭相比这个价值就天差地别啦。我国造火箭和卫星，靠的是人有志气也有智慧，更有亿万人民节俭缩食、希望祖国强大的爱国精神，才有一颗颗卫星上了天。

军旅10年，我带着卫星情结复员回到了上海。每次看长征火箭带着卫星升空直播倍感兴奋。2019年“中星6C”半夜零点零八分在西昌发射，我等候在电视机前，目睹长征火箭成功发射第300次的历史里程碑到来。记得1980年，我从部队回来的第一年，在市中心一家咖啡

馆看中国发射首枚洲际导弹，准确落在预定区域溅起140多米高的巨浪。我将满杯咖啡一饮而尽以示庆祝。2011年我退休了，第二年要开“十八大”，家里的彩电用了很多年，屏幕也小了点，走进新时代要看大彩电，我买了一台60英寸和一台55英寸的彩电分别挂在客厅和主卧室里。每逢直播长征火箭飞向星空的大片时，我都特意把音量开到最大，与酒泉、太原、西昌、海南的卫星发射中心同频共振，隆隆巨响震耳欲聋，模拟的现场感让人陶醉。手机备忘录记下了去年长征火箭成功发射55次，名列世界第一。而10年来各种卫星的风采真是令人称奇。北斗导航卫星组网成功，“悟空”和“嫦娥”一步登天，天问一号跑到火星上去了，一箭发射22星长征火箭创下新纪录，中国天宫课堂为美国开设了“分校”，今年神舟十三号顺利回家，神舟十四号接替升空，神舟十五号待命飞苍穹，中国空间站开启了长期有人驻留时代。

古代神话变成了当今神奇，看火箭发射卫星升空，越看自豪感越强。“中国星”满天，我感慨万千！



行而不辍7号（油画）伍红萍

答我，“亏姆（干妈闽南语）没有病。”“那怎么瘦了？”“千金难买老来瘦，你放心吧，只是胃口不好，人有点乏力，躺几天就会好的。”

同年八月，我出差南美，返程行程近三十个小时，飞机降落上海浦东机场时我头昏脑涨，打开手机准备给家人报平安，妈妈的信息跳出：速速回来，干妈病危。我如被雷击。

干妈往生了，速速赶回来的是给干妈送终，我涕泪满衫。她去医院时早就得知自己已是胃癌晚期，就一直隐瞒病情，包括自己的六个儿子。从此世上再无正月初二干妈的浇

还带着下水道里的腐味儿，但他依然很轻松的模样，就这样一天到晚乐呵呵地看着世界；他的样子很谦逊，一年到头不吃不喝不睡地淡定趴着。我想，也许，他是探出脑袋透透气，顺带看看街上的喜怒哀乐、人间冷暖：我苦我累我快乐！

好一尊幽默、智慧且豁达的雕塑！生活需要幽默，幽默就在街头，布拉迪斯拉发城的角角落落，有不少这样叫人会心一笑、驻足良久、议论不已的幽默雕塑。我在想：咱们也可以鼓励这样的创作，我们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，美好环境需要幽默因子来加持：幽默若在转角处，活力就在眉宇间。于人、于城，都一样，不是吗？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旅游